

梭羅古勃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八種

梭羅古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勃古羅梭

---

1924



像 勃古羅梭

目次

- 非陀爾·梭羅古勃……………周建人譯(一)
- 你是誰？……………鄭振鐸譯(三)
- 微笑……………周建人譯(五)
- 白母親……………周建人譯(九)

# 菲陀爾梭羅古勃

周建人譯

英國約翰科爾諾斯 (John Cournois 著)

在這八十年代，(譯者按此指一八七〇至八〇年)俄國文學經過了一個胚胎的時期。現代工業的引進俄國，使國內社會的組織生出大變遷來。村莊變成市鎮了，所謂「地方」者，也造成了；於是帶着這地方的分子，新的表現法便漸漸的進到文學中間，且也漸漸的占了優勢。

由這新境況而起的深的變動，不特給予詩人和小說家的新材料，因為俄國的著作家在普希金 (Pushkin) 和郭哥里 (Gogol) 以後，是向已描寫到市鎮的；並且實又改變了他們的觀察，而且更進一步，并他們的表現法也改變了。快捷的輸運和交通，我輩時代的不安息，興奮和人工的造作，生活的忙碌，這樣的影響

了俄國的作家；他不復寬濶的去觀人生，如看一幅映畫了；他的觀人生是迅速的看，不是整個的看了，當作一聯串的印象，不當作整個了；將人生當作許多破片的東西似的了；和巴勒芒德（Balmont）一起，起來了許多的詩人，他們歌詠剎時的喜悅。

『在每個剎那間，我是消滅了。』

在每個變遷中，我是復活了。』

巴勒芒德這樣的寫作。而且一條街，就是納夫斯奇（Nevsky）大路，也有他自己的詩人，是亞歷山大·李陸克（Alexander Blok）

批評家需珂夫斯奇（Korney Shukovsky）將這種種事，精密而且明白的揭在他的從柴霍甫到我們這書中。就一方面說，生命變為更豐富了。失了寬濶，但在印象之多這一面卻有所得了。需珂夫斯奇說：『你在街上走。你反省一些時。

閃過一個美貌，你暫時喜悅了。有人衝撞你，你暫時忿怒了。有人向你微笑，你便暫時高興了。這都是市鎮中人的日常的感情……並且這些事與近今村人的遲滯、端嚴、從順，只默想着三顆松樹的感情比較起來，何等不同了！

在文學中，市鎮並不被人所忽略，從前也有人寫到他，但有時很粗率，而大半卻是深濶的描寫，有如懷着天才的村人。他們寫到市鎮，『在精神上文體上和形式上，俄國文學是延長的、不發笑的，幾乎全是山林、草原和遼遠隔離的田野的文學。他在全世界的文學裏，是最誠實、最真、最不瀏亮、最不成一定形式的文學。他如鄉下人，對於他的外觀、服飾，以及對於別人怎樣想，全不注意，而且對於這些發生出來的影響，他也全不關心的。』托爾斯泰 (Tolstoy) 和 杜思退益夫斯基 (Dostoyevsky) 傾出他們那自然的極大的財富來，正如生命自身一般的浪費；他們的創作，如果是混沌的，則這混沌中間，即含有自然的不可見的秩序。他們所作的目

的，是在於完全，不在於抉擇。因此使我們記起希蒙斯 (Arthur Symons) 關於託爾斯泰的巧妙的批語『異常之常』 (Abnormal normality) 這一句話來。以後的情形，便這樣了：

一。生活打破了成爲千百的碎片，各份各自創造出專門的文學家來。短篇小說的發達，便是這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

二。生活因爲有些「人工的」了，所以很自然的發達起體裁主義 (Stylism) 來；藝術和裝飾便來補足那自然。精練的知覺得着一部份，替代了自然的直感了。這是關於大的市鎮、都會的，在那裏，生活至少也急迫了，而且沒有調和。這地方生活，在創作藝術家，也生出第三種的影響——這些地方之於藝術家，發達起一種鋒利的感覺，對於「地方相」之無希望的一種沈悶的感覺，而且一切的生活，便也當作「地方相」看了。

這第三種的效力，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得到兩個現代的最大的藝術家來表現他，這兩大藝術家便是柴霍甫（Anton Chekhov）和梭羅古勃（Feodor Sologub）。柴霍甫是架在新舊之間的主要的一塊板，梭羅古勃是架到別一岸去的主要的一塊板。

說來卻也頗奇，這兩個大藝術家，在俄國也如在英國一般，都是到後來纔得了認識高爾基（Gorky）因為他的傳奇主義，他的鮮明的色采，他的尼采式的英雄，而發出光輝來；阿爾志跋綏夫（Artsibashov）則因為他的沙寧（Sanin）中的「力之表示」也得到一時的光輝了，只是這兩個藝術家並無深根柢在泥土中，也沒有文學上的大影響，能夠及得柴霍甫和梭羅古勃，這很簡單的理由，便因為尼采主義與俄國精神，是不相容的；所有俄國文學，可以證其如此。杜思退益夫斯基說一切俄國的小說，都發源於郭哥里的故事外套的；這是真理。柴霍甫和



梭羅古勃便都是郭哥里的嫡派。

再沒有著作家能代表新傾向如梭羅古勃的。當我評論之前，必須先敘幾件梭羅古勃一身的行事。他的真姓名是菲陀爾庫士密支台退爾涅珂夫 (Feodor Kuzmich Teternikov) 到五十歲，他纔做了一個學校教師。這是一件重要事，後文便見。他的最先的小說發表於一八九四年的北方通信 (Severny Vestnik) 中，但直到一九〇七年，他纔獲得他的小說小鬼的突然的佳譽。

我們所知道的盡在於此，是他的著作已經出到第二十本了，而且他的地位，不但是小說家，也一樣的穩是一個詩人。他避開一切個人的廣告。如高爾基所作，因此為英國讀者所知道的，這樣瑣屑的自傳，在俄國本極流行，而有一次，一個文學雜誌的編輯者請求他的自傳的時候，他回答說：『我不能給你寫我的自傳，因為我並不覺得我的生活，於世人有這興趣。而且我也並無時間，消費在作自傳這』

一種不須要的事件上。』但在他全集的卷首，有一篇散文詩，便是一種精神的神祕的自傳。只要一讀梭羅古勃的著作，這詩中有些晦澀的處所便明瞭了。現在翻譯在下面：

『不是這第一次降生，並且不是第一人來完成這外形變化的圈子的，這樣的我現在簡單而且平靜的宣示我的靈魂。我將他宣示，是希望我的內祕的部分，能變成了普遍。』

『這黑暗的、世間的、人的靈魂，帶着甜而且苦的法悅而燃燒着，變爲尤其純淨並且接續登那圓滿之無窮盡的階梯——向着永遠希求而又永遠不能到的處所。』

『他渴望着一個奇蹟，並且已經允許他了。』

『而且這世間的生活——我的生活——這不是一個奇蹟麼？』

這樣瑣碎的，這樣斷續的，而且又這樣渾然的。

『因為我便是一切，而且在一切中，而且我只是我；此外更沒有別的東西了，過去不會有，而且將來也永不會有。

『我有一切，但我不會有你。你和我同是一樣的。

『你到我這裏來，你愛我！』

二

梭羅古勃是俄國第一個體裁家。他不僅利用了俄國語的柔輦性，從中抽出那最大可能的好聲調來，而且他又特創一種句法，能在極簡單的幾個字裏，表出一種特別深切的情調。他能將極少極簡的幾筆，現出周圍的空氣的感覺來。他有一時有些隱晦，這便因為他的藝術，常常傾向於「音樂的」的緣故。梭羅古勃在唯一的會晤（譯者按他許可會客只有這一次）時，曾經說明他的隱晦的緣由。他說，一

個人看了他的小說這樣想，別的人又那樣想，這都是無妨的，從他看來，正存着創造的全理想。

『我的自我——稱之爲梭羅古勃——好像是各種遺傳影響的總體。誰能辨別在我的著作中的我，那一點是我自己的，那一點是我祖父的呢？但自然許我將幾代的人所經過的一種感情，託生在言語裏。勿以爲我之不解釋我的著作，是因爲我不願意。其實只是我不能夠。我在這樣的一種情調裏，成就了這樣的一篇詩。在那詩句中，我說出了當時所要說的話。這是完全真實的，我竭力的去尋最適當的字，使與我的情調相和諧。倘若這結果還是晦澀，那麼在一個特別會見的時候，我又怎能夠更明白的說明當時的情調，這我已經遠離，而且忘記了。』

但是，著者卻以爲無論在小說或詩裏的情調如何特別，他總會在有些處所

可以得到「反應的精神」。

這句話或者是詩人的誇張，或者也是真實的事。梭羅古勃最好的著作卻是非常巧妙，能激動讀者的想像，到一個可以驚異的程度。他有誘引的異常的力量，將讀者引到他自己的情調的旋渦中間。在他的言語的隱藏的意義後面，有着誘惑的力，能使讀者神迷而且強迫他去加入作者的內省。他所謂「內祕的部分變成了普遍」的意思，那便很可以明白了。

自從有了梭羅古勃的宣言之後，他的個人便應該在他的著作裏尋求，無怪幾個俄國的批評家，信了他的話，到他著作中去讀他的生活，略如哈里斯 (Frank Harris) 的研究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一般，但是更有緣由了。這在他的名著小鬼裏，特為真實的；那些批評家確已錯誤，因為他們不能從他的材料和創造中間，看出一種區別來。他們的理論和結論的樞紐，是說梭羅古勃的創造的人物，

那鄙陋的惡意的丕壘陀諾夫是一個學校教師——並且梭羅古勃自己也會做學校教師。然而梭羅古勃的小說裏，講起許多學校教師，那些學校教師卻並非都是惡人。

三

梭羅古勃於一八九二年開手作小鬼，一九〇五年在雜誌上陸續印行，至一九〇七年，纔完全集成整冊。立刻得了名，不久便印至三版。近來第七版已經印出了。但在一九〇七年以前，他曾作幾節極美的短篇小說和詩，卻毫不爲人留意。

批評家安飛泰德羅夫 (Amfiteatrov) 將小鬼來比郭哥里的死的靈魂。

這兩部小說，在精神上都是真的史詩，都具有俄國小說上少見的一種特性——一個喜劇的精神，——雖然他們的背景都是悲劇的。而且「丕壘陀諾夫相」(Peredonovshchina) 由教師丕壘陀諾夫而出的這一個字，也同時發生了。這



個字，雖然有幾個批評家用以表俄國生活的「地方相」，但別的批評家卻將他解釋作普遍的人類的狀況。我以為第二個解釋是確當的，梭羅古勃在他的詩和短篇小說裏，已經明白表明了。在他的小故事集的一篇裏，講到有一武士，曾經捉住了死，而且將他投在獄中，待到將要殺他的時候，他對他說：

「死，我要砍去你的頭，你在世界上已經為害得夠了。」但死默然沒有話。這武士，他是愛公平的，又接續說：「我給你一個機會，倘你能夠，你自己辯護來。但你有什麼話可以為你辯護呢？」死回答說：「我此刻沒有話；且讓生命為我說一句罷。」而且這武士忽然見一生命站在他的旁邊，是一個壯健、紅頰、無表情的女人。伊說出這樣污穢難聽的話，就是那勇敢無敵的武士也顫抖起來，而且趕快開了獄門。於是死出去了，而且人們於是又有死亡了。這武士到了末日，也死了，而且他從這壯健、無恥的女人，這生命，

聽來的是什麼話，他不曾告訴人。」

這武士聽得生命說的是什麼，梭羅古勃便說在小鬼裏，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人生就是「地方相」，人生就是沈悶，是一個無意義的東西——簡而言之，便是「丕壘陀諾夫相」。需珂夫斯奇說：『我們並不知道以前我們也未曾見到，那卑陋、凡庸，能寫得如是真率，如是雄偉，而且如是神妙的。我們同郭哥里笑他，我們同契特林 (Shtshidrin) 嘲他，我們同柴霍甫對他感着悲哀——但是只有梭羅古勃能夠將他完全的，密綏蘭該羅式 (Michelangelesque) 的結構表示給我們看……他的位置是在錫思替諾教堂 (譯者按“Sistine Chapel”，是羅馬教皇宮裏的一個教堂，密綏蘭該羅的名畫天地創造人類創造等便在這裏面)裏的，現在不過偶然遇見在斯珂羅陀什 (Skorodozh) 了。』

斯珂羅陀什是一個小市鎮，丕壘陀諾夫是那里的一個教師。他和他的情婦



跋爾跋拉 (Варвара) 共同住着；他之所以和伊同住，就因為伊自說有一個公爵夫人和伊要好，曾經許可他正式結婚之後，給他視學的位置；跋爾跋拉用了許多假造信札，使他相信。這視學的地位，是不壘陀諾夫的唯一的大野心和夢想。跋爾跋拉唯一的思想是在和不壘陀諾夫結婚。他在市鎮裏是有點重要的一個人；比跋爾跋拉更年青更好看的女人對於他也有許多的計畫。他又疑心那羊臉的伏洛定 (Volodin)，常到他家裏來，也正想望着跋爾跋拉，那裏的全空氣充滿了相互的不信任與猜疑，因了各人的孳孳的自私自利，便愈加發育起來了。不壘陀諾夫因為自己正在候補視學的位置，便覺得有讎人要來迫害他，他因此想出所有他的粗糙而且真率的狡計。他訪問長官，投遞訴詞，請他們不要信關於他的謠言，雖然並無一個人曾經聽到，直等他自己的告訴，方纔知道的。他的視學的位置還未得到，他的惡意逐漸增加起來；他喜歡責罰無辜的學生，以及凌虐他家裏的貓。

他非常迷信，在各處各樣東西上，都看出凶兆來。他看見可怕的幻景；并一個灰色的小動物——梭羅古勃自己的小動物，那「涅槃諦空加」(一)——在他面前屢次出現：

『一件奇怪的事使他驚惶。從什麼地方跑出一個奇異的、不可形容的東西——一個小而灰色，而且靈便的「涅槃諦空加」。他嘲弄，而且顫抖，又繞着不壘陀諾夫打圈子。他伸手去捉他的時候，他便捷速的閃過了，躲到房門或板櫥後面去。但立刻又出現，並且又顫抖而且嘲弄——那灰色、醜陋而且靈便的東西。』

(一)梭羅古勃在他的一篇個人的詩裏，開首說。

『這灰色的「涅槃諦空加」

蜿蜒而且盤旋，環繞着我……』 (原註)

(譯者按 *Nedotikomka* 是梭羅古勃所造的字，意義是「勿觸我」，是世界之惡的象徵。)

在這裏丕壘陀諾夫頗有一點雄偉的處所，雖然他是卑鄙的；有一點非常誠實的處所，雖然他是惡意的。他總之承認這「涅陀諦空加」是一個惡的精靈。所以努力要和他戰鬥，雖然他漸漸覺得自己失敗下去了。他只要能夠得到視學的地位，百事便都好了。他現在非常之孤獨。一切都和他反對，而且他的長久的冥想，幾乎是惡魔的哈孟雷特 (*Hamlet*) 王子的冥想了。當他的困難的起首，便已經是這一副情形：

「在那些街道和房屋的陰鬱的中間，在那疏遠的天空的底下，在那不淨而且無能的地土的上面，走着丕壘陀諾夫，被混亂的恐怖所凌虐——在天上也沒有他的慰安，在地上也沒有他的慰藉，因為現在同先前一樣，

他用死的眼睛看着地上，彷彿一個惡魔在他的陰沈的孤獨中間，因為恐怖和羨慕而絕望了。』

以後，作者更明白的表現出他的主人公的盲目的想望來。跋爾跋拉既騙了丕壘陀諾夫和伊結婚之後，便更由他的弱點，去侮弄他；有一回，伊躲過了自己，引起他迷信的恐懼，又做出一種特別的聲音來責罵他。他問伊的時候，跋爾跋拉回答說，『這只有你覺得這樣罷了。』丕壘陀諾夫悲哀的答道，『未必一切的事都只有我覺得這樣，一定還有真理在地上的什麼地方的。』

作者說，『是的，便是丕壘陀諾夫他向往着真理努力，正如一切有意識的生命一般，而且這努力使他受苦。他自己並不知道他也如一切的人，正向着真理努力，也不知道因此而有那混亂的不安。他自己不能尋到這真理，於是便被纏絡住，漸漸的滅亡了。』

## 四

梭羅古勃盡力的搜尋那可以避免「丕壘陀諾夫相」的路；他只在美的觀照上看出了一條避免的路來，但這只是極少數的幾人能夠遵行罷了。留特彌拉 (Lindmilla) 和賽沙 (Sasha) 的「天真爛漫」的插話，便是因此而起，有少數不甚和協的批評家，就當他是誨淫的文章。這實在是這小說中的重要段落，而且是其中悲劇的唯一的解放。這彷彿作者將一點鮮明的顏色投在他的畫布的灰色上，來表示這種顏色是存在着的。這插話倘被粗俗的一覆述，又沒有他自然的發展，便有許多損失了。但這一個少女對於幼童的愛好，在英國讀者是覺得非常奇異的。

『你爲什麼這樣做呢，留特彌羅契加 (Lindmilochka)？』賽沙問說，因爲伊將他裸出了肩膀看得羞了。

「什麼？」留特彌拉很熱心的說。「因為我愛美。我是一個異教徒，是一個罪人。我是應該生在古雅典的。我愛花、香、鮮明的衣服、裸露的身體。他們說是有靈魂的，我不知道。我不會看見過。並且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愛身體——那強壯、活潑、裸露的身體，能受一切享樂的。」

「是的，而且這也能受苦。」賽沙靜靜的說。

「受苦也是好的，」留特彌拉很熱心的細語說，「只要觸着身體，看見這裸露和肉體的美，在苦痛中也有甜味的。」

這作者在他的小說美裏面，又回到這題目。『愛倫那 (Elena) 喜歡獨自一個在伊房裏的各種美麗的物事的中間……伊顏色白而且靜的，伊站在鏡面前，看伊自己的影子……悠然的站着，像一朵尚未大開的百合，帶着柔輭而且堅固的花瓣，并且一種天真的紅色漫覆着伊童貞的身體上……一種甜美的不安擾



亂伊的心思，但沒有一些不淨的思想，擾動伊的空想……」

這留特彌拉和賽沙的插話便是對於「丕壘陀諾夫相」的一種反抗，他——「丕壘陀諾夫相」——是不能想到肉體而不帶淫佚的意思的；他一觸着一切美而天真的事物便將他們毀壞了。愛倫那自殺了，由伊和一個不淨思想的世界接觸之後。所以梭羅古勃愛小孩了，他們都是在他著作中最美的人物；只是長成之後，他們便變爲「丕壘陀諾夫相」的一分子了。

「只有小孩子，——神聖的、快樂的、永遠的、無倦的器皿——很是活潑，奔走而且遊戲。但便是他們也露着倦怠的記號，有一種醜惡隱藏的怪獸，伏在地們的肩後面，時時用了滿盛着恐嚇的眼睛，看着他們忽然變鈍了的臉。」

同一的思想在別一篇短篇裏說得尤其分明。賴易契加\*(Raychka)是——

個小女孩，從樓上跌下來死掉了。米卻（Mitya）親見這件事情的一個小孩，後來回想到伊的可愛的地方，自己想到：『倘若賴易契加活着長大起來，伊一定變成一個使女同達略（Darya）一樣，頭髮上添起油來，又斜着伊狡猾的眼睛看人了。』

梭羅古勃被稱爲死之讚美者。他將死做成一個美麗的東西——因爲，這個比「丕墨陀諾夫相」較爲不很可怕。

## 五

丕墨陀諾夫自身後來成爲怎樣呢？他看出受了各人的欺騙，他漸漸的發了狂。這「丕墨陀諾夫相」卻依然存在。因爲這小說裏所有的脚色實在都是一種智力較小的丕墨陀諾夫們。各人都睜着他的或伊的眼睛，望着視學的地位。但他們的感覺比他的更鈍，於是他們並不發狂。丕墨陀諾夫的發狂是一個表示他個人



的優越的記號。倘若給與別樣的生活狀態，他應當有些成功。倘使他生在別一時代和別一地位上，他或者就是一個可怕的伊凡（譯者按此指暴虐的俄皇 Ivan III）了。在他這裏，對於西方的讀者還有一個注意的要點。他是和文化初次接觸之後，發生出來的更殘忍而且粗糙的斯拉夫（Slav）出品之一。這便是那兇醜的喜劇的一個底。小鬼中有許多節，是使你「笑中有淚」的。

在第二板的序文中，很妙的回答別人說他便是不壘陀諾夫的話，他說，「有些人想，著者是一個很壞的人，借了教師不壘陀諾夫寫出他自己來……爲了一種緣故到什麼各各地（Golgoftha）地方去贖罪去的。」

『這個結果是一冊有趣而且無害的小說。』

『有趣，因爲他表示有怎樣的壞人在這地上無害，因爲這讀者可以說：「這並不是寫着我。」』

「還有許多人，對於著者更爲謹慎，以爲小說裏所記的「丕壘陀諾夫相」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

「有人更進一層說，倘若各人自己檢查，他將發見多少確實的丕壘陀諾夫的痕迹。

「在這兩種意見中，我是取那於我最適宜的一種，就是第二種。我覺得不必到自己裏去搜索，在我小說裏一切寫實的和心理的記實，都是根據極確鑿的觀察；而且我在我的周圍，得到夠用的材料。

「這是真的，大家喜歡爲人所愛。他們看見靈魂的，更尊貴崇高的方面的描寫，非常滿足。便在壞人們，他們也想着出一顆高貴的火星——那「神聖的火星」。正如古人所常說的一樣。倘若放在他們前面的影象是真實確鑿，陰鬱而且惡的，他們便不願意相信。他們想這樣說：「這不是說着我。」

「不，我的親愛的同時代的人呵，我寫那小說，正是說着你們，這「小鬼」……說着你們……」

六

「我擊取生活的一片，粗糙而且惡劣的，並且將他創成一篇可喜的傳說——因為我是一個詩人。無論他是停滯在黑暗中間；無論他是昏暗、平凡，或者燒着忿怒的火燄，總之生活是在你們的面前；我是一個詩人，將建起我所創造的關於蠱惑的與美麗的傳說。」

神異而抒情的樓羅古勃這樣說，他尋覓別一條逃遁的路，避免那「百萬頭的怪龍」的毒氣，專憑藉了想像的力；這是美的偉大的喚起者，他使悲哀也可以為歡悅的材料；有想像力的人是幸福了；他在「這平凡粗糙煩悶的日光下」的生活以外，別有一個生活；他有一個生活，這是「昏夜的怪異的彷彿一個童話」

坡 (Poe) 不曾作過一篇故事，比野獸的喚起者更富於神祕而且新奇的，然而梭羅古勃的故事卻有事實上的根柢，而且毫無教訓的意思，卻是一個真實的「人生的批評」，決不但是神祕；他是充滿着各種象徵，與闔着的門的敲聲。這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古羅夫 (Гуров)，不省人事的在他房裏昏睡着，從新經驗他前生的一段落，那時他是一個希臘人，名字是亞理士多瑪剛 (Aristomachon) 他和少年諦瑪里兌斯 (Timarides) 約定去殺那野獸。在這危急的時候——雖然神示很吉利——亞理士多瑪剛膽怯起來了，於是逃走，留下諦瑪里兌斯完全交給這野獸了。現在諦瑪里兌斯彷彿被納美希斯 (譯者按 Nemesis 是希臘司報應的女神) 催促着似的，經過許多年代之後，尋到了古羅夫，在他的視以為「無敵的牆壁」的後面，他告訴古羅夫說那野獸已在面前了，而且又說這是他諦瑪里兌斯喚他來的，這回輪到亞理士多瑪剛也應該無助的被留下，和野獸去鬪。

了。古羅夫固執的說他的牆壁是無敵的，那野獸必不會破進的。但究竟怎樣呢？

『正對古羅夫睡着的處所，那牆壁裂開了，從那里走進那高大凶惡的怪獸。很獍野的吼着，他走近古羅夫，將他那重大的脚掌，放在他的胸上。那無慈悲的指爪向心臟直插下去。可怕的苦痛，陡然布滿了全身。正舉起他血紅的眼睛，那野獸向古羅夫低下頭去，用牙齒咬斷他的犧牲的骨幹，便嚼他的還在跳躍的心臟。』

這是這小說裏的結構，即使你不曾全讀，也就很有趣味了。古羅夫諦瑪里兌斯——和那野獸都是象徵。且讓我們考察我們自己的牆壁，是否「無敵」的。誰能免於潛伏的，與那不期而至的；因為曾祖的或我們自己的弱點，因為這些弱點而起報應呢？我們的安全只是表面的，我們的不安全是一件最微妙的事。又古羅夫是一幅忘卻了他的理想與約束的前輩的畫象；那後輩的諦瑪里兌斯非難他，就

在他的兩重的疏忽。我們能夠將各種意義讀到這小說裏去；並且正如我在篇首已經指出，梭羅古勃自己也將這彈性當作他的藝術的創造的基礎。

要知道明澈的情調，大約少有著作能超過那老屋裏的強烈的印象主義了。這小說是講鄉間人家一日中的事件；在那里有三個女人等候波里斯（Boris）的回來，他是一個少年，爲了政治上的犯罪，已經絞死了。他的祖母、母親和他的姊妹，都不曾看見他的屍身或墳墓，於是他們心裏，生出一種野怪的希望來，以爲他還活着，並且他將來會回來的。這小說表示一日中情調如何變遷，在希望與絕望的兩極端來往。

『波里斯已經絞死了，這個思想，不能進到他們習慣的日常的思想裏去。只有在太陽正中的時候，與在中夜月明的時候，這思想切入他們醒着的意識裏如利刃一般。他又帶了鋒利的凌虐的苦痛刺穿他們的靈魂，於



是他又消滅在早晨昏暗的煙霧中，留下一種遲鈍的苦悶。於是那同一的非理性的確信，又在他們的心中醒過來了。』

七

以上所說，足以表明在俄國對於「凱拉瑪淑夫問題」——就是關於人生意義的問題，因了杜思退益夫斯基作的小說凱拉瑪淑夫兄弟裏的一個主人公伊凡凱拉瑪淑夫 (Ivan Karamazov) 而來的——的趣味，至今還沒有減退。

郭哥里、杜思退益夫斯基、柴霍甫與梭羅古勃——這四個人是一個自然的次序，雖然因了時代而起的眼界和方法，有多少的變更。表面是不同的，精神是一樣的。吉百林 (Kipling) 在他的一篇小說裏說，『俄國人在掖進他的小衫以前，是一個可愛的漢子。』現在俄國人已經掖進他的小衫子——而且仍舊是他們本國式的「一個可愛的漢子」。他依然是愛那弱的、孩子氣的、吉訶德式的。(譯者

按 Quixote 這字係從西班牙 Cervantes 小說中的主人公 Don Quixote 的名字轉變而出。表示一種勇猛鹵莽的人。

在凱拉碼淑夫的意義上，柴霍甫與梭羅古勃有這一個異點。柴霍甫用了他的渺茫的「進步說」來安慰自己，以為「二三十年以後」的世界，或者變成較好的地方，適於居住。梭羅古勃則在不得已時，躲到美和空想裏去，但他顯然知道這只可以救個人，而不能救人類。只有在神祕的情調裏的時候，他纔表出對於未來的信念，但這未來也是一種幻景，倘使上文所引的他那散文詩裏的「圓滿的階梯」真「無窮盡」如他所說一般。

所以，在從空想產生的「幸福的瘋狂」以外，梭羅古勃小說裏的偉大的主人公便是死了；並非那醜惡的、淒厲的、引起人心裏的恐怖的那個死，卻是那美麗的「白母親」和解者、解放者、世界的神祕的精華的那死。



(譯兩週評論) (The Fortnightly Review), N. S. DLXXXV,

1915, September. 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八日訖)

# 你是誰

俄國 F. Solouub 著

鄭振鐸譯

一年跟着一年，許多世紀過去了，人類總是不能夠發現世界的祕密與他自己靈魂的大祕密。

人類尋求着、質問着，但是不能得到一個答案。聰明的人也同孩子們一樣；他們不知道。還有一班人，他們簡直連問也不問這個問題：

「我是誰，」

五月將盡的時候，在大城市裏，天氣已是很熱了。小街上空氣熱而窒悶，天井裏是更壞。五層樓的石蓋的屋子，圍在天井四面的，他們的棕紅色的鐵樑，熱得燙

人，天井上鋪的污黢的石子的路，也是這樣。一所新屋建築在天井的一邊，也同別的神氣很足而難看的許多房屋一樣，一所近代式的建築，帶着不好看的前部。從這所新屋裏發出檸檬的強烈香味和乾燥的灰塵。

幾個小孩子在天井裏跑着，叫喊並且爭論。他們都是看門的、僕人的及其他屋子裏的卑下的住民的兒子。十二歲大的小格里加是十七號屋裏廚娘阿納西加的兒子，從四層樓的廚房窗間，看着他們。他腹部靠在窗口，他的瘦而小的腿，露在短的深藍色的袴子外面，他的赤裸裸的足伸在後面。

格里加的母親，今天早晨不讓他到天井裏去；她正在生氣。她記起格里加昨天打碎了一隻杯子；雖然她當時曾經爲這件事打過他，今天早晨卻還拿來責備他。

「你總是淘氣，」她說。「你不要在天井裏跑來跑去。你今天就在家裏，讀你

的書。」

「我什麼功課也沒有試驗，」格里加帶些自傲的神氣，對他母親說。同平常一樣，當他記起他在學校裏的勝利，他就很快活的笑著。但是他母親冷酷的看他一眼，說道：

「唔，都是一樣的，你如果不怕挨打，就不必留在家裏。你笑什麼？如果我做你，我簡直找不出什麼可笑的事。」

阿納西加總喜歡把這句話常常的說，——格里加十分不明白。自她丈夫死後，她不得不出去當僕人，自此以後，她看格里加和她自己都以為是不幸的人，當她想到這個孩子的將來，她常常把他梁上黑色。格里加不笑了，開始覺得不安。

但是，他也不十分願意到天井裏去。他在屋裏也不覺得沈悶。他有一本圖畫書，還沒有讀過，這個時候拿起來讀消遣。但是他也讀得不長久。他爬在窗口，向外

看着在天井裏的孩子們。他覺得頭有些痛，因為想忘掉頭痛，他讓他自己沈入夢想。

夢想——實是格里加很喜歡的事。他想像着各種各樣的東西，一層一層的思想像着，但是他自己總是中心——他夢到他自己與世界。當他走去睡覺的時候，格里加總竭力要想到些溫柔、快活而似乎又帶些痛苦、羞恥的事，有時並且有些恐怖。雖然日裏是不快活，在這個時候卻有一種愉快的感情瀰漫在他的全身。這個可憐的小孩子跟着他窮苦、頑固、喜怒無恆、心不滿足的母親在廚房裏長成，日裏總有許多不快活的事來到他的身上。但是更不快活的事，就是這個快活者常常以他的幻想來安慰他自己。他倒頭在枕上，含着複雜的情感，夢見可怕的事。

當他早上醒來的時候，格里加總不急於起牀。他睡在甬道中，黑暗而不通風。他的牀是在一個木箱上，也沒有女主人牀上的鋼絲褥那樣柔軟——當他母親

不注意，屋裏的人都出門去的時候，他也曾在女主人牀上坐過幾回。但是不管如何，他睡的地方，仍是舒服而且寧靜，在他沒有想起上學去的時間已到，或是在放假日期，他母親來叫他起來的時候。這種事也是不常遇見的，除非他母親要叫他到鋪子裏去賣什麼東西，或是要他幫她什麼忙，（她纔叫他起來。）除此以外，她母親並不擾他，並且她還喜歡他睡在那里，不來攪擾她，干預她的事，或是眼睛光光的看着她做事。

『沒有你，已經是累死了，』她常常的對他說。

所以格里加常是躺在牀上很久很久，身上蓋着一牀破棉被，無論冬天夏天都蓋着，雖然在夏天，廚房裏生着大火，棉被覺得非常熱，他又夢到喜樂愉快而非常是恐怖的事了。

最細小的事情，使格里加發生出各種的夢。有時他很快活的讀了一篇故事

或是一篇神話，從破舊的書裏，有一本書是學校裏的先生從學校圖書館裏借給他的，一個禮拜可以借一回，有時他記住他高聲念給母親聽的書裏的一二奇怪枝節。無論什麼事情，凡是他聽見別人講的或是他遇見的，總會引起他的想像，使他夢想他自己的夢想。

他每天到城裏上學，功課中等無錯，祇是——他沒有時間。他有許多夢想。並且他母親事情完了，坐下做針黹或是編物的時候，格里加又要高聲讀小說給她聽。她非常喜歡小說，雖然她自己不會念，她卻非常喜歡靜聽冒險的故事。大大的被 Sherlock Holmes 的幸福之鑰所感動。也極喜歡 Dickens, Thackeray 和 Eliot 諸作者的舊小說。阿納西加的書都是從她女主人或是住在十四號的女學生那里得來的。

阿納西加很有記性，她聽得了的故事，每喜歡詳詳細細的把他們講給她的



朋友聽——講給縫衣婦杜薩或是三號裏的將軍夫人的女僕聽。

在旁晚的時候，格里加常常很感動的把他的手腕靠在白木的廚桌上，壓他的穿着藍布短衫的胸部在桌邊，他的細長腿橫在桌下，因為太短，不能踏在地板上。高聲而且迅速清晰的讀着，不全懂他所讀的書的意義，但是常常十分的受講愛情的辭句所感動。他於讀到敘困難和危險的地方，也感得十分興趣，但是在讀敘愛情，或妒忌，或慈愛的情況，在讀慈愛的字句，表現熱情，痛苦，及因別人之加害而失去幸福的情人們的倦困的字句，尤其津津有味。

在格里加的夢境中，最常出現的是美麗的微笑的慈善，但是有時殘酷的女子和莊嚴的美髮藍眼的小童。那些美麗的女子，有玫瑰般的口脣，他們的接吻非常溫柔，他們的微笑非常慈愛，他們的說話又非常的和善，但是有時他們的語氣是沒有憐恤的；他們有柔荑般的白手，細長的指頭，——柔軟軟的手掌，但是有時

卻是強健而殘酷的；他們能夠允許給所有世人所能給與別人的快樂與痛苦。那些溫和的小童都是有長的金黃的頭髮披到肩上；他們的藍眼睛閃閃有光；他們穿着花的拖鞋，端正的腿上穿着白色的絲襪。格里加聽見他們不經意的笑聲，他們的玫瑰般的嘴唇和平的張開着，他們兩頰的紅暈，紅得鮮明可愛；有時也有眼淚流下來，但祇是從那些溫和的小童眼裏流出。至於那些女人他們自己，他們是美麗而殘忍的，永遠不哭，只會笑，只會撫抱，只會作踐別人。

有好幾天工夫，格里加接連的夢見些遼遠的美麗幸福的土地，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很聰明的——自然是完全與他在這所沈悶之屋裏所看見的人不同，在他看來，在這所屋裏在這些窒塞的路上，小街上，乃至在這個沈悶的北方的都市的任何處，都像一所監獄。住在裏面的是那一種人呀？沒有像他夢裏所見的那樣美麗可愛的女人，所有的祇是自命不凡的粗暴的女主人與種田的僕人和喧嘩。

好搗亂的壞癖氣的女人與女孩子。沒有武士，也沒有小童。沒有人披着他。夢中的女人的頸帶，也永遠沒有聽見過有什麼人因為保護弱者去同巨人打仗的。住在這裏的上流人都是不快活而且是隔膜難親近的，還帶着些粗魯傲慢的神氣；種田的人也是粗魯，也是與格里加隔膜而不相親近的，在他看來，他們的質樸，其可怕而有機械心同那些心思複雜的上流人是一模一樣的。

格里加在實際生活裏所見的，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使他快活的；所有的事都是加苦痛於他的和平的靈魂之上。他甚至於憎惡他自己的名字。就是當他母親在極希罕的時候，顯出想望不到的仁善，忽然叫他做格里與加，就是這個親愛的名字，也不能使他喜歡。但是這個可惡的細小的格里加的名字，每個人都用來叫他的名字——他母親，他的女主人，少年女人們，以及在天井裏的一切人——在他想來，似乎對於他自己是十分不慣，十分不相宜的。有時他似乎覺得這個名

字與他脫離了關係，好像一個不好好貼在上頭的照牌紙，從酒瓶上掉下來一樣，

二

阿納西加想把一個碟子擺在窗台上。她用粗大的手捉住格里加的小足踝，把他拖下來，用一種不必要的粗暴的口氣說道：

『你到處的躺着。就是沒有你，屋裏已經沒有空的地方了，什麼東西都沒有地方擺。』

格里加走開了。他用受驚的眼睛看着他母親的嚴厲的、鐵青而爲爐火所灼紅的臉，看着她的肘腕全露在外面的紅手臂。廚房裏非常窒悶；火爐正在出煙、爆響着；有一股難聞的和焦臭的氣味。向外方樓梯去的門正開着。格里加站在門口一會兒，看他母親在竈頭忙着，毫不注意他，他就走到梯上，祇在這個時候，當他覺得梯頭的堅硬齷齪的石階在他足下的時候，他纔覺得頭裏有些痛，有些眩暈；他

覺得虛弱無力，他的身體爲熱病的疲倦所勝戰了。

『廚房裏多少氣悶呀！』他想。

他迷惑的四面的看，看着損壞而齷齪的石梯從他站在那里的狹梯頭，一上一下的跑着。在他們的門對面，在梯頭的那一面，還有一扇門，從門內傳出兩個婦人的尖峭的聲音；他們正在相罵。一句一句話說出如從不留心旋好的掛燈上滴落的鉛點一樣，格里加還覺得他們一定在乾燥的廚房地板上跑來跑去，把他們自己的身體撞在鐵上、火爐上，發出喧嘩的聲響。他們說了許多話，都不過是叫鬧的謾罵的話。格里加不高興的笑了一笑。他知道住在這所房子裏的人是常常相爭的，是常常打罵他們的齷齪的壞孩子的。

梯頭也有同廚房裏的一樣的，一扇窗從窗口也看得見同樣的擁擠而無味的世界——紅屋頂，黃牆，充滿着灰塵的天井。所有的東西都是奇怪、不慣、而且不

必要——都是同他夢中的溫和親密的人物完全不同。

格里加爬上窗台的損壞的石板上，背靠在一扇打開的窗門上，但是他卻不向天井裏看。一座光明的宏麗的宮殿顯出在他眼前，他看見在他面前，有一扇門通到赤褐色的頭髮的公主姚蘭狄娜的房裏。門開了，公主正坐在一扇長而狹的窗前織着好看的麻布，聽見開門的聲音，擡眼四面的看，用她的整齊的白手把喧嘩的嗚嗚作聲的紡織機停住了，溫柔的微笑的看着他，說道：

「走近來，親愛的孩子。我等你許多時候了。不要害怕，走過來。」

格里加走到她身旁，跪在她足下，她問他道：

「你知道我是誰麼？」

格里加一聽見她金聲似的口音，就快活起來，答道：

「是的，我知道你是誰。你是最美麗的公主姚蘭狄娜，這個地方的大國王姚



蘭頓的女兒。

公主喜悅的微笑，對他說道：

「是的，你知道這一層，但是你還不知道所有的事。我從我的父親，聰明的國王姚蘭頓那裏，學會了巫咒變化的方法，我能够隨心所欲的把你變化了。我要同你開開小玩笑，所以就對你畫了一道符，你呢，就與你的王宮離別，與你的父親離別，現在，你看，你已經忘了你的真名，你已經變成了一個廚娘的兒子，人家都叫你做格里加了。你忘了你是什麼樣的人，你不能記憶起來，除非我要叫你記憶。」

「我是誰呢？」格里加問道。

姚蘭狄娜笑了。一線惡毒之光在她穀花似的藍眼睛裏閃爍着，活像一個還沒有十分習慣巫術的少年巫女的眼光，她的長手指緊緊的壓在這個孩子的瘦肩上。她取笑他，像一個路上的少女一樣的說道：



『不告訴你。什麼事都不告訴你。你自己去猜猜。不告訴你，不，如果你自己猜不出來，那末你就要永遠被人稱爲格里加了。靜聽，你的母親，廚娘，在那裏叫你了。走過去，服從着她。快去，快去，不然，她就要打你了。』

三

格里加靜聽；他聽見他母親的粗暴的聲音在廚房裏叫道：

『格里加，格里加，你在什麼地方？你這個壞孩子，你把你自已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格里加很快的由窗臺上跳下，跑進廚房去。他知道當他母親像這個樣子的叫他的時候，他決不能再延擱，他一定要立刻走去。尤其在他母親正在忙着預備午飯的時候。她在那個時候，總是生氣，廚房裏悶熱的時候尤其利害。公主姚蘭狄的光亮的房子不見了。廚房裏灶中燒的東西的青煙浮在他眼前。他重新又覺

得他的頭痛而且發熱；他立刻感得疲倦虛弱。

他母親向他叫道：

『現在活潑些；快快的跑到美立根店裏，買半磅的檸檬餅乾，一個先令的餅乾來。快一點，我正等着拿茶進去呢；女主人來了幾個客人——什麼鬼在這個奇怪時間內把他們帶到這裏來。』

格里加跑到甬道裏，去找他的鞋襪，但是阿納西加在他後面發怒的叫道：

『你到那邊去做什麼沒有時間給你穿鞋了——就這樣去罷，必須你跑到那邊，立刻就回來。』

格里加拿了錢，一個銀的盧布，緊緊的握在滾熱的手掌裏，然後戴上帽子，跑下樓梯去。他一邊跑，一邊想道：

『我是誰呢？怎麼我會忘了我的真名呢？』

他要走很遠的路，要走過好幾條街，因為他母親所要的糕餅，在對門鋪子裏是買不到的，祇有這間很遠的鋪子纔有。女主人以為鄰近的那間鋪子裏的糕餅常有許多蒼蠅，並且做得也不好，但是那一間別處的鋪子，她自己常常去買的，卻是好的，干淨的，味道尤其美。

『我是誰呢？』格里加總是想着。

所有他夢到那美麗的公主，姚蘭狄娜的夢境，都給這個討厭的問題打斷了。他快快的沿街跑去，赤着足在堅硬的石子鋪的熱鬧街道上跑，遇見了許多不認識的人，在他們面前走過，在這一班粗暴不快樂的人中，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走着，各走各的路，很輕蔑的看看穿着藍布短衫和短的深藍色的褲子的小格里加。格里加加重又感得隔膜與不慣，覺得他，一個知道這許多愉悅的故事，一個愛去夢到美麗的女人的，卻住在這個沈悶而殘酷的城裏，卻生長在這個地方，一個破

爛的悶塞的廚房裏，在那個地方，什麼東西對於他都是奇怪而且不慣的。

他想起前幾天的時候，有一個船主的兒子，名字叫做孚洛狄住在二十四號的樓房裏的，從對面屋子裏的二層樓窗口叫他，要他到那邊去談話。孚洛狄歲數同格里加一樣大小，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這兩個孩子坐在窗臺上，很快樂的一塊兒談着。突然門開了，孚洛狄的母親，一個兇惡的臉的婦人，在門口出現。輪着她的眼睛，自頭至足的細細的看着格里加，使他忽然感得恐怖，然後她輕蔑的說道：

『你怎麼了，孚洛狄？你爲什麼把這個赤足的壞小孩子帶到這裏來？到屋裏去，以後不准再同他做什麼朋友。』

孚洛狄的臉紅了，吞吞吐吐的講了幾句話，但是格里加已經跑回家，到廚房裏去了。

現在，在路上，他自己想道：

『全是這樣是不能夠的。我不能真正的祇是一個格里加，一個廚娘的兒子，一班好小孩子如孚洛狄和那個將軍的兒子不准和我做朋友的孩子。』

在餅鋪裏，在那裏賣那些叫他去買的那樣的餅的時候——這種餅，他是一塊也沒有份吃的——以及在回家的路上，格里加有時想到那美麗的姚蘭狄娜，驕傲而聰明的公主，有時想到圍繞他的人的不合宜的行動，他又想道：

『我是誰呢？我的真名字是什麼呢？』

他想像他是一個皇帝的兒子，他以前的父親的高傲的宮殿站在遼遠的美麗的土地上。他犯着一種痛苦的疾病，已經很久了，祇是躺在靜悄悄的臥室裏。他睡在柔軟的牀上，掛着金色的帳，蓋着輕鬆的緞被，在他迷亂不省人事中，他想像他自己變了格里加那個廚娘的小兒子。從窗門大開的窗戶，正開着花的玫瑰

對着這個有病的孩子，送進一陣陣優婉的香味，他的所愛的夜鶯也送進歌聲，圓珠似的流泉也送進潺潺的水聲。他的母親，皇后，正坐在他牀頭，她哭着撫抱着她的孩子。她的眼睛和善而充滿着憂愁，她的手是柔輦的，因為她永遠沒有洗過衣裳，或是煮過飯菜，或是縫紉過衣料。當他的這個親愛的母親用她的手工作的時候，她只拿着各種顏色的絲線，在金色的布上，繡着緞的椅墊，從她優雅的手指底下做出來的是深紅色的玫瑰，白色的蓮花，和那帶着裝着眼睛的長尾的孔雀。她現在正哭着，因為她的孩子生病，因為他有時竟張開他的熱病的朦朧的眼睛，說出毫無倫次的奇怪的話。

但是這個小皇子總有身體復元的日子，在這個時候，他從御牀上起來，能夠記起他是什麼人，他的真名字是什麼，於是他就笑他自己的病中的迷亂的幻想了。



四

當這個思想來到他的心裏的時候，格里加覺得格外的快活。他跑得更快，毫不注意四周圍的事情。但是突然一個出於不意的震動，竟使他回復他的意識，在他沒有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前，他已經覺得害怕了。

盛着糕餅和餅乾的紙袋，從他手裏掉下來，薄紙破了，黃色的檸檬餅乾，滾散在破碎而齷齪的灰色街道上。

『你這個可惡的小孩子，你怎麼敢衝到我身上來！』一個長大的胖婦人的尖峭的聲音叫將起來，原來格里加是跑在她身上了。

她不喜歡的嗅着氣味，在她的小而發怒的眼睛上，戴起一付奇怪的龜殼眼鏡。她全面的臉色顯着粗暴和發怒和憎惡的神氣。格里加充滿着恐怖與不安。他驚惶的擡眼看她，簡直不知道怎麼辦。他想，也許巡警，可怕的奇怪的人，要從四



面兜圍過來，把他抓住，捉到一個地方去。

在那個婦人旁邊，站着一個年輕的男人，穿着過多的衣裳，戴着一頂高帽子，和一雙奇怪的黃手套。他用一副兇惡、橫暴的紅眼睛，釘着格里加，在他四周圍的東西都顯出赤紅而發怒。

『可惡的小東西，』他切齒的說。

滿不在意的，他把那個孩子的帽子從頭上打落，又打了他一個耳光，然後向那個婦人說道：

『走吧，母親，同這種東西也不值再鬧什麼。』

『但是他是怎麼一個粗忽而大膽的孩子呀，』那個婦人說着，轉身走開，『齷齪的小東西，你撞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幾乎把我撞倒。不能在路上安安靜靜的走。巡警到底是做什麼事的？』

那個婦人和她的同伴，很生氣的對談着，一步一步的走開了。格里加拾起了他的帽子，盡力所能檢得起的，把散在地上的餛餅和餅乾，檢起來，把他們擺在破紙袋裏，跑回家去。他覺得害羞，他想要哭，但是沒有眼淚流出。他不再夢到姚蘭狄娜了，他想到：

『她也同住在這裏的人一樣的壞。她捉弄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我呢，永遠不能再從這個夢中醒過來了，也永遠不能記起我的真名字了。我也永遠不能正確的回答『我是什麼人』這個問題了。』

我是誰呢，竟爲一個不可知的意志送進這個世界，而結果也不可知？如果我是一個奴隸，那末，我爲什麼又會有能力去判斷，去責備，爲什麼又會有高尚的欲望呢？如果我是一個奴隸，那末，爲什麼圍繞我四周的世界都是兇惡、醜陋而且虛偽的呢？

我是誰呢？

殘酷而美麗的姚蘭狄娜卻在那裏笑着可憐的格里加，在那裏笑他的夢，和他的無答案的問題。

你是誰

五十三

# 微笑

俄國梭羅古勃著

周建人譯

## 一

大約十五個男孩和女孩，和幾個青年男女，都會集在舍密波耶里諾夫別莊的園中，慶祝家裏的一個兒子的生日，他名叫萊沙，是一個二等的學生。萊沙的生日，真是給他的年長姊妹招致可以中選的少年到家裏來的一個好機會。

衆人都快樂而且歡笑，——年長的人以及男孩和女孩全都這樣；他們在通行小路的黃沙上，上下的奔走。一個青白沉靜的小孩，獨自坐在紫丁香叢下的長櫬上，靜靜的，看着別的小孩子，也微笑着。他的孤獨，他的沉默，和他的穿舊的，雖然乾淨的衣服，在這一夥活潑的、盛裝的孩子隊中，處處顯出他的貧窮和他的窘苦。

他的臉色懼怯而且消瘦，他的陷落的胸膛，和他的瘠薄的手，這樣柔弱的放着，看了他，動人的憐恤。他還是微笑，便是他的笑也自可憐；好像他看了別的孩子們的快樂和玩耍，使他局促，又好像他恐怕因為他的愁容和菲薄的衣服，招起別人的煩厭來。

他是叫格里沙依古諾夫，他的父親死了不很久；格里沙的母親有時叫伊的兒子，往伊的富家的親戚那裏去，他見了他們，常常覺得局促而且不安。

藍眼睛的里陀契加含密波亞里諾夫走過他的面前，伊便對他說道：「你爲什麼獨自坐着起來走走？」

格里沙不敢違拗；他的心猛烈的跳，他的臉上滿被了微細的汗珠了。他怯怯的走近了這夥快樂紅頰的小孩們。他們很不和氣，似乎對着生客的看他，格里沙自己便立刻覺得他和他們不是一樣了；他不敢這樣大膽這樣高聲的說話；他沒

有黃色的靴子，也沒有毛製的紅遮陽向上軒起的圓的小帽子，如那貼近他的小孩子所戴似的。

孩子們自己照舊的談講，彷彿沒有格里沙在那裏，格里沙很不安的站在他們旁邊；他的瘠薄的肩膀掠下了些，他的纖細的手指緊緊的捏着細狹的腰帶，帶着懦怯的微笑。他正不知道什麼可做，在他的惶惑之間，也並不聽得這夥活潑的孩子，方纔說些什麼。他們講完了話，便走散了。格里沙臉上仍帶着那懦怯的，恐懼的微笑，很不安的走回沙土的小路上，依舊在橈子上坐下。他是羞慚，因為他曾經走到孩子隊裏去，沒有對他們說得一句話，也一點沒有結果。他坐下的時候，怯怯的向周圍看，——並沒有人給他最微的注意，也沒有人笑着他。格里沙到覺得安靜。

即時有兩個小女孩，環着臂膊，走過他的面前。格里沙當了他們的凝視，畏縮

着，紅了臉，很懦怯的微笑。

小女孩過去了，年幼的一個美髮女孩，高聲的問道：「這個醜小鴨是什麼人？」年紀較大的——一個女孩，紅色的面頰，黑色的眉毛，笑了并且答道：「我不知道，我們不如問里陀契加去。他大約是一個窮親戚罷。」

這小的女孩又說：「怎地一個可笑的孩子，他撐着他的兩個耳朵，坐在那裏只是微笑。」

他們走過路灣的叢樹之後不見了，格里沙不再聽見他們的聲音了。他覺得侮辱，又想等到他的母親來尋的時候，他還須在這裏坐着許久，他心裏更是不舒服得很。

一個大眼睛、細長身體的學生，挺直的頭髮，豎在他高起的前額上，看見格里沙獨自坐在那裏，好似一個孤兒，他要對他親近，去安慰他；他便傍着他坐下。



他問道，「你的名字是什麼？」

格里沙靜靜的告訴了他。

這學生說：「我的名字是彌却。你獨自來這裏的麼，還是有別人同來呢？」

格里沙細聲說道：「同母親。」

彌却又問道：「你爲什麼獨自坐在這裏呢？」

格里沙慌張了，不知道怎樣說纔好。

「你爲什麼不去玩玩呢？」

「我不喜歡玩耍。」

彌却聽不清楚，所以他問道：「你說的什麼呢？」

「我不覺得耍玩。」格里沙較響的說。

彌却詫異，又接下去問道：「爲什麼你不覺得喜歡玩耍呢？」

格里沙又不知怎樣的說好；他張皇的微笑了。彌却只是很注意的看著他。生人們的注視是常常使格里沙局促不安的；好像深怕他們在他的形容上看出什麼破綻來。

彌却默默的坐了一回，他心裏想有什麼可問的話。

他問道：「你採得些什麼？你曾經採得些東西，你不曾麼？我們都採集了：我——郵印票，凱却波克立伐羅伐——貝壳，萊沙——蝴蝶。你採的什麼呢？」

格里沙紅了臉說道：「沒有。」

彌却帶着率真的驚異說：「得了，得了，那麼你不採得什麼！那是很希罕的。」

格里沙覺得羞慚，因為他不曾採得些東西，而且又顯露了這件事。他對自己說：「我也必須採集些東西！」但他不能決心脫口的說。

彌却又坐了一回，於是離開了他。格里沙覺得方便了。但是一個新的苛罰，就

又加到他的身上來了。

舍密波耶里諾夫催領小兒子的保姆，臂膊上抱一個一歲的嬰兒，沿着園中小路上緩步。伊想休息一回，便尋到格里沙坐着的長櫬來坐了。他又覺得不安穩。他只是向前直看，不能決心遠離了保姆，移身坐到長櫬的盡頭去。

嬰兒的注意，卻立刻轉到格里沙的撐開的兩耳上來了，他便向耳朵俯伏過去。這保姆是一個粗齒的、紅臉的婦人，料想那格里沙是不介意的。伊便向格里沙坐近一些，這赤色的嬰兒擎起肥胖的小手，捉住了格里沙的耳朵了。格里沙慌張得幾乎發昏，但又不能決心抵抗。這嬰兒很響很快樂的笑着，將格里沙的耳朵，忽然放下，忽然又捉住。紅臉的保姆，覺得這事的好玩，很有趣，也不亞於嬰兒，嘴裏只是說，「放了罷！給放了他罷！」

別一個小孩子，見了這情景，便告訴了別的小孩子，說那小喬及克是在那裏

鬧那長久坐在長櫬上的安靜小孩了。小孩們便圍繞了喬及克和格里沙喧笑。格里沙勉強裝出他並不介意，並不苦痛，而且也歡喜這玩耍的樣子。但是漸漸的覺得笑不出來了，而且很想要哭了，但他知道他是不應該哭的，哭是失體統的，所以他盡力的熬着。

幸而他即時得了救了。這藍眼睛的里陀契加因為聽得孩子們的喧笑，出去看是什麼事。伊便責罵這保姆說：「你這樣做，不羞的麼？」

伊看了格里沙這可憐的失措的臉，自己也忍不住要笑了。但伊在保姆和孩子們面前，須保持伊年輕的女子的儀容，制住了笑。

保姆笑着，起身來說，「喬及克只是輕輕的玩耍。這孩子自己也不說痛。」

里陀契加很嚴厲的說：「你可不應該這樣做呢。」

喬及克因為他們將他抱開，離了格里沙，就不高興，放聲哭了。里陀契加將他

抱在臂上，抱去安慰他。保姆跟在後面去了。但小孩和女孩都剩在那裏。他們圍住了格里沙，而且很不客氣的看他。

孩子們中有一個首先說道：「大約因為他的耳朵是裝上去的，所以他一點也不覺得疼痛。」

別一個說：「我卻想，你似乎是喜歡你的耳朵被拔的。」

一個小女孩張着大的藍眼睛說道：「告訴我們，那一隻耳朵是你的母親扯得最多？」

一個快樂的小孩叫道：「他的耳朵是託工場裏拉長了來的。」說罷，高聲的笑，覺得他自己的戲謔很有趣。

別一個來改正他說：「不，他是生來如此的。他很小的時候，他是用手攙的，他是用耳朵拉的。」

格里沙望着他的一羣嘲笑的人，好像一隻小獸陷在絕地，面上現着固定的微笑，這時候，忽然間，全出乎這夥快活的伴當的意料之外，他哭出來了。許多的小淚點，滴在他的短衫上。孩子們即刻都靜了。他們轉成不安了。他們交換着困難的眼光，並且悄悄的看着格里沙，看他將瘦弱的雙手拭去臉上的眼淚；他又似乎羞愧他的眼淚。

美麗的亞麻髮的凱却氣忿忿的說道：「他爲什麼生氣呢？誰作弄了他這醜小鴨！」

彌却干涉說道：「他不是醜小鴨。你自己倒是一隻醜小鴨。」

凱却紅了臉說道：「我不能忍耐無禮的人。」

一個年紀小，褐色臉的女孩，穿着紅衣衫，久久看着格里沙，皺着眉頭似乎正在回想。伊忽然將迷惑的兩眼，細細看着別的孩子們，靜靜的問道：「爲什麼他當

初笑着呢？」

二

格里沙的衣箱裏，不常有好的新衣服增加起來。他的母親無力措辦因此每有小添置，便使格里沙大大的歡喜。秋寒到了，格里沙的母親給他買了一件外套，一頂帽子和一雙露指的手套。這手套格里沙比別的東西更歡喜。

這一天是放假日，在彌撒祭之後，他穿上新衣，出去玩耍。他愛在街上走，而且他常常獨自出去；他的母親也沒有工夫伴着他走。當他很端莊的走去，伊很得意的從窗間眺望着。此刻伊想起伊的富家的親族，他們應許伊的怎樣多，曾經實踐的怎樣少，並且伊想：「好了，沒有他們我也敷衍下來了，謝上帝！」

這天是寒涼晴朗的天氣，太陽不將充足的光明照着；城內運河中的水，已結了初次薄冰了。格里沙在街上走着，這活潑的清涼和他的新衣，都使他歡喜，一



面又懷着他的天真爛漫的空想；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常常喜歡夢想，而且他常常夢見偉大的事業，名望，光明快樂的生活住在一所饒富的屋中；以及凡物，都不像這悲苦的實現。

格里沙立在運河的岸上，望過鐵欄干去，看那浮在面上的薄冰的時候，一個街頭的頑童走近他來，穿着擦爛的衣服，被寒冷凍紅了雙手。他來和格里沙講話。格里沙並不怕他，卻可憐他，因為他的凍僵的雙手。他的新朋友告訴他，他名叫彌式加，但他的姓是巴蒲式庚，因為他是和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巴蒲式加 (Bubushka) 祖母同住的。

「但你的母親的名字是什麼呢？」

彌式加笑着重複問道：「我的母親的名字麼？伊叫瑪都式庚，因為我的巴蒲式加並非伊的巴蒲式加，不過是伊的瑪都式加 (Matushka 母親)罷了。」

夫。格里沙驚愕的說：「那是奇了，我的母親和我只有一個姓；我們都叫伊古諾夫。」

彌式加很活潑的解釋道：「那是因為，你的祖父是一個伊古門（Igunen 主教）」

格里沙說道：「不，我的祖父是一個大佐。」

「總是一樣，他的父親，或者別人是一個伊古門，所以你們都成了伊古諾夫了。」

格里沙並不知道他的祖父是什麼人，所以他沒有話說了。彌式加眼看着他，他的手套。

他說道：「你有好手套。」

格里沙歡笑的說明：「新的，我還是第一次用呢：看見麼，一根小繩子還穿在

這裏！

「對了，你是一個有運氣的人！這手套不是很暖麼？」

「有點暖！」

「我也有一雙手套在家裏，只是我不套他，因為我不喜歡。他是黃的，但我不喜歡黃手套。讓我將你的套上，並且我獨自跑回去，給我的巴蒲式加看了，叫伊給我買一雙照樣的。」

彌式加請求似的看着格里沙，他的兩眼，很欣羨的閃爍。

格里沙問道：「你不使我久候麼？」

「不，我就住在近旁，轉角便是。不要害怕！相信我的話，只在一分鐘以內！」

格里沙很信託的脫下他的手套，將他給了彌式加。

彌式加拿着格里沙的手套跑去，大聲叫道：「我在一分鐘以內便回來，等在

「這裡，不要走。」他轉角不見了，格里沙獨自等着。他並不料到彌式加會欺騙他；他以為他只是跑回家去了，給他們看過他的手套，依舊拿了回來的。他站在那里很久的等，彌式加卻並不夢想回來見他了。

這短的秋日已經黑下來了；格里沙的母親，因為伊的兒子久不回來，放心不下，出去尋他。格里沙隨後知道彌式加是不回來了。他很悲哀的走回家來，正遇見他的母親。

伊一見了兒子，惱怒而且欣喜，便問道：「格里沙，你獨自幹些什麼？」  
格里沙也不回答。他擦着他的兩手，已經凍得通紅了，他很窘苦似的。他的母親纔知道他沒有套着他的手套。

伊搜他外套的衣袋，忿忿的問道：「你的手套那裏去了？」  
格里沙微笑，答道：「我暫時借手套給一個小孩，但他沒有帶回來還我。」

年復一年的過去。從前在萊沙舍密波耶里諾夫的生日聚會的一班勇敢而且進取的孩子們，都已成了勇敢和進取的男女了。而且從前愚弄過格里沙的頑童，自不必說，也自得到生活的方法——格里沙呢，自然成了落魄了。像在他的幼時一般，他只是夢想，在他的夢中，他獲得他的世界；但在他實現的生活裏，被他一般冒險進取的人，不客氣的擠在一旁，不能自己支持。他和女人的關係，也一樣的遭了失敗，他的神氣沮喪的殷勤，從來沒有得到感情的回顧。他沒有朋友。只有他的母親獨獨愛他。

伊古諾夫得了一個薪水微薄的位置，也自歡喜，因為他的母親現在可以平安過活，不必再愁麵包的事情了。但他的幸福很短；不久他的母親便死了。格里沙很自毀傷，失了他的生氣。生活在他，似乎是無目的的。他變了抑鬱無聊；他無意於

工作。他就失卻了他的地方，而且立刻在窘迫當中了。

伊古諾夫終至抵押到他最後的所有物，他的母親的指環了；他出去的時候，他微笑着——他的微笑抑制住他落下自己憐憫的眼淚來。

他只得去訪各樣的人，求他們謀點工作。但伊古諾夫是不善於此的。他是退守而且沉寂的，而且他這見人徬徨失措，妨害他的與人交際，固執的請求。便是他尚在人家的階沿的時候，便要恐怖起來，他的心頭便很苦的跳動，他的兩腿變了沉重，他的手要伸向門鈴也遲疑了。

在他的最頹唐而且最飢餓的一天，伊古諾夫坐在亞立克舍斯諦般諾微支舍密波耶里諾夫的奢華的辦事房裏，他便是那萊沙的父親，那天生日的會，格里沙還很記得。伊古諾夫以前已有信給亞力克舍斯諦般諾微支了，因為紙上的請求比口頭更爲容易。現在他來候他的回音。

從舍密諾夫的無寧息而且憂勞的姿態上，一個瘦小而且枯槁的老人，披着剪短的、銀灰色的頭髮上，他已經推量到總是謝絕的了。這便使他覺得悲苦，但他終不能止住他的率真的快活的微笑，彷彿他要表示出毫不爲意，實在毫不計較的情形。這微笑卻很使舍密諾夫不快。

隨後他用他的乾燥的徐徐的聲調說：「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已經收到你的信了，但目下卻實在沒有事情可尋。」

伊古諾夫漲紅了臉，含糊的道：「沒有事情麼？」

「我的愛友，事情是完全沒有。各地方都有了人了。在我的預料，就是這幾時也沒有什麼事情可尋。或者在新年，可以給你設法。」

伊古諾夫微微笑着，似乎暗示那如果八個月的時光，倒也不算什麼似的，說道：「便是在那時候，我也很歡喜。」



「是的，我也極喜歡那時候能夠設法。倘使早囑咐我，你今天該已經得到地方了。我很願意有益於你，我的好朋友。」

伊古諾夫說道：「多謝你。」

舍密諾夫很同情的問道：「但告訴我，爲什麼你離開了老地方呢？」

伊古諾夫徬徨的答道：「他們因爲用不着我。」

「用不着你麼得了，我希望我們能够用得着你，我的好朋友，讓我留下你的通訊處。」

舍密諾夫正在桌上亂翻的尋一紙片。伊古諾夫恰看見他的那封信，正壓在大理石鎮紙的底下。

他便說道：「我的通訊處就在這信裏了。」

他的主人很輕捷的說道：「原來如此！我就將他抄下來。」

伊古諾夫站起身來，口裏說：「我有這種習慣，常常寫我的通訊處在信的頂上。」

他的主人稱讚道：「歐洲風氣。」

伊古諾夫起身去了，微微的笑着，得意着自己的歐洲風氣。但是，這卻不能救他的飢餓。他很喜歡這不愉快的談話，告了終結。他回憶那些溫文的言語，含着承諾的意思；癡望又活過來了。但幾分鐘後，他已經正走到街上，他纔覺得這種承諾是沒用的了。這件事還在將來，但他現在已經要食物了。他擔着悲苦難堪的心事，現在必須到他的寓所去了。——他的房主婦將怎樣說呢？他能怎樣對伊說呢？

伊古諾夫纔走得慢了，隨後他轉身回過去。他陰鬱的向前走，蒼白而且飢餓，穿過了首都中喧嘩的街道；走過了忙碌而且飽暖的人們。他的微笑已經消失了，這黑暗的絕望的神情，在他平常少有表情的臉上，變成一種奇特的表示。

他現在走近尼伐河邊了。伊賽吉耶夫司奇大教堂的軒昂的屋頂在青天大空中閃爍。巨大空濶的市場和街道，罩在溫和的、難感覺的、微塵一般的落日煙霧中間。馬車的轟聲，在這華麗空濶的空間，也柔軟了。從諸事飢餓無助的人看來，一切事物似乎無不可驚而且含有敵意。這美麗顏色豐富的果品，列在店鋪窗中，即使放在重兵保護之下，也不見得比現在更其難近。

兒童在青鬱鬱的市場上喜喜歡歡的玩耍。伊古諾夫看了他們微笑。想到他先前幼小時，不愉快的回憶，不覺引起一種深切的自己憐憫來。他又想起自己只有死的一法。這思想使他恐怖。他又從新回想：「我爲什麼不死呢？先前不是有過一個時候，我並不存在麼？我應該得到休息，永久的虛無……」

聰明希奇的斷片的思想，到他的腦裏來慰藉他。

伊古諾夫現在已經到了堤上了。他靠着花岡石的欄干，看那河裏不息的流

水。他心裏想着，只消略略一動，凡事便都收場。但他想到溺死的事，口中塞滿了水，在水裏掙扎，被水的沉重寒冷的迫壓塞住了氣息，無助的爭鬪，到後來力竭了沉到水底，被河底水流掃盪出去，變成擁腫不成形的死屍，終被投出在海灘的上面，他想到這裏，使他悚然恐懼了。

伊古諾夫發抖，離開了河邊。他猛然間望見舊同事庫爾科夫離他不遠。庫爾科夫身穿時樣的衣裝，欣然自足的慢慢走來，手中擺着一枝柄子嵌鑲精巧的細手杖。

他便叫道：「呀，格里戈利彼得羅微支，」似乎遇得了他，非常喜悅似的。「你在散步麼，還是有事務去呢？」

伊古諾夫說道：「是的，我正在散步，這就是事務。」

「我想我們恰往同路去罷？」

他們二人便一同走。庫爾科夫愉快的閒談，只有增加伊古諾夫的憂鬱。他聳肩，忽地決然的告庫爾科夫道：「尼古拉舍爾該徵支你身邊可有一盧布麼？」

庫爾科夫驚訝問道：「一盧布？你爲什麼要一盧布呢？」

伊古諾夫紅了臉，便吃吃的解釋道：「你看我……正缺一個盧布……我要買點東西——東西，你看……」

他徬徨得呼吸也停滯了，沉默了，又可憐的微笑着。

庫爾科夫心裏想：「這是我取不回來的了。」

現在他的說話不似先前的大意了。他說：「我很願意借給你，但我並沒有一點現錢，連一個戈貝克也沒有。昨天我自己也須向人借些纔行哩。」

伊古諾夫含糊的說道：「如果你沒有，這也無法。」又接着微笑說：「我沒有這個，也可以將就過去。」

他的微笑很使庫爾科夫不快，因為這是一種這樣可憐的、無助的笑容。

庫爾科夫很煩惱的想道：「他爲什麼微笑？敢是他不相信我麼？是了，即使他不相信，我也不管——國庫並不是我管的。」

他的眼睛看着別處，不注意的乾燥的問道：「你爲什麼不時常來看看我們呢？」

伊古諾夫顫抖抖的聲音回答說：「我也時常這樣想。我當然要來。便是今天怎樣？」

在他的面前，便現出了一幅庫爾科夫的安樂的食堂的圖畫，這懇切的女主人，桌上的茶煙，和各種美味的小菜。

庫爾科夫仍用不注意的乾燥的聲調答道：「今天麼？不，我們今天不在家。但請你在這幾天裏來。是了，我須過這小路去了，再會罷！」

他急急的穿過了堤防的板路便去了。伊古諾夫在後面望着他，微笑着。緩慢的斷續不連的思想，爬過他的腦中。

當庫爾科夫在小路上不見了的時候，伊古諾夫重復回到花岡石的欄干面前，並且，在寒冷的恐怖中發着抖，慢慢地，很困難的爬過這欄干去。

四近並沒有一個人。



# 白母親

俄國梭羅古勃著

周建人譯

復活祭日已經近了。愛司沛爾康士但諦諾微支薩克所羅夫是在悲痛而且遊移的心境裏。這大約因為戈羅迭綏夫問了他：「你在那裏慶賀這祭日呢？」而起的。

薩克所羅夫因為心中有些事故，所以沒有便答。這主婦，伊本是一個茁壯的，近視而且多嘴的人，又接着說道：「請到我們這裏來。」

薩克所羅夫覺得惱了，——大半便在這年青的姑娘，因為伊當母親說話時候，很快的向他一瞥，又即回過去，依舊和一個少年的助教接着說伊的談話了。

年青姑娘的母親，總將薩克所羅夫當作可以做他們女兒的夫婿看，這便使他懊惱。他以為自己已經是一個三十七歲的老鰥夫了。

他急答道：「多謝。那天晚上，但我總是在家過夜的。」

這姑娘很快的看了他一眼，微微笑着，並且問道：「和誰呢？」

薩克所羅夫聲音裏帶着驚訝的神情回答說：「自己一個。」

戈羅迭綏夫夫人冷笑着說道：「你真是一個厭世家。」

薩克所羅夫是尊重他的自由的。他每想到，他從前有一回幾乎已經成婚了，這彷彿使他覺得奇異。他久住在一間狹小的，然而修飾很精緻的房中，用着一個用人是年老誠實的佛陀泰，並且由佛陀泰的一樣可信的妻子，給他烹調，他已經很習慣；而且他又深信自己為紀念當初的戀愛，所以要獨身下去了。真的，因為一個寂寞的，不完全的生命的冷淡生涯，已經使他的心變冷了。

他有他自己的財產，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沒有近親族。他是刻板的沉靜的過活；在公署中做些事；和現代的文藝美術結些緣；有些是樂天家的事——但生命的在他，彷彿是空虛而且無目的的似的。倘非有時候有一個純潔光明的幻想時來訪他，他一定也如許多別人一樣，完全成爲冷淡了。

二

他的第一而且唯一的戀愛——是在開花的時候之前，便已告了終局了——每當夜晚，常將他緊纏在悲痛和甜美的回想的中間。五年以前，他曾經遇見一個青年女子，伊留下難消的印象在他這裏了。伊是蒼白，荏弱，藍的眼睛，美而且捲的頭髮。由他看來，伊似乎不屬於這塵土的人世的，却彷彿一個氣和霧裏的生靈，在短促的時間中，被命運吹到都會的擾亂中來了。伊的舉動遲緩；伊的溫和清朗的聲音，是和軟如泉水流行石上的聲響。

薩克所羅夫或因偶然，或亦不然，見伊常常穿着白色的衣服。這白的印象，在他想伊的時候，便成爲不可分離的了。伊的名字是泰瑪爾，彷彿這名字是專指白色物，白到如山頂的積雪似的。

於是他漸漸到伊的父母家裏訪伊去了。他已經幾回決意要對伊說這些話，這些話是能將人生的命運束成一氣的。但伊總不任他往下說：伊常常恐懼而且羞澀，又便起身離開他了。什麼事使伊驚恐呢？薩克所羅夫在伊臉上看出閨女的愛情的表記來；當他進去的時候，伊的眼睛分外光明。并且淡紅暈染了伊的兩頰了。

但在一個永久不能忘記的日子裏，伊聽他了。這天是早春的日子。河冰已經溶化，樹上早蓋了嫩綠的帳幕了。泰瑪爾和薩克所羅夫坐在窗前，望着尼伐河上。他說了，幾乎自己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但他的言語，在伊是覺得和善而且驚懼的。

伊變了顏色，淡淡的微笑，並且站起身。伊的纖細的手，按在椅子的雕鏤的頂上發抖了。

泰瑪爾靜靜的說道：「明天。」於是去了。

薩克所羅夫帶着很激動的感情向着門凝視，泰瑪爾過這門走了。他的頭暈眩起來了。他的眼睛看見一枝白丁香花的嫩枝，他幾乎出神的檢起，並不和主人話別，也走了。

那一晚他不能睡着。他只是向窗站定，望那遠遠的通街，當初是昏黑的，後見曙光依稀的發亮；他微微的笑，用手指擦着丁香花枝。一到天明，他見屋裏的地板上，散着丁香花的白色的花瓣。這在薩克所羅夫彷彿是奇怪而且快樂的預兆似的。他覺得微風的冷氣，吹到他煩熱的臉上來。他洗了浴，覺得清爽了。便又到泰瑪爾那裏去。

他們告訴他，伊病了，伊因爲在什麼地方受了寒。而且薩克所羅夫從此不再看見伊；伊在兩禮拜內死去了。他也並不去送葬。伊的死，剩下了他十分的安靜，而他也不復知道，他是否真會愛伊，或者這只是一個短的就快要過去的迷戀罷了。

有時在晚上，他記起伊來；然而他漸漸的練得能夠將伊忘却了；而且薩克所羅夫也並無伊的照相。但在數年之後——更確實說，只在一年之前——春季的時候，看見一枝丁香花很悽涼的不相稱的夾在飯館窗裏的許多食物中間，他便又回想起泰瑪爾來。而且從此以後，他在晚上又愛念泰瑪爾了。

有時候，當他磕睡的時候，他便夢見泰瑪爾到他這裏來，對他坐下，將不轉移的摯愛的眼睛向他看；而且伊又有話要說給他。覺得泰瑪爾很期望的看他了，而又不知道伊要他怎樣，這正是使他悲痛的。

現在，離開了戈羅迭綏夫家，他心中怯怯的想：「伊要來給我復活祭日的接



吻哩。」

恐懼和寂寞的感情，到他這裏有這樣強烈，這觀念到了他這裏了：「或者，不如結了婚好，不致於在這神聖、祕奧的晚間孤獨了？」

他想到這戈羅迭綬夫的姑娘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了。伊是並不美麗的，然而伊常常適宜的裝束，映起伊的相貌來。伊顯然喜歡他，倘他問伊，似乎不致於拒絕的。

街頭的嘈雜，分散了他的思想了，於是平時的譏刺這一種性情，又主宰了他。對於戈羅迭綬夫的姑娘的思想，他豈能爲了別人，將對於泰瑪爾的記念變爲不誠實呢？世上的一切事，在他似乎都極微末，他並無別事喜歡了，只喜歡泰瑪爾給他復活祭日的接吻。

他想：「但是，伊要十分期望的再來看我的。雪白，和善的泰瑪爾，伊要的是什



麼伊的軟嘴唇是否要來和我接吻呢？」

三

薩克所羅夫遊行街上的時候，很悲苦的想着泰瑪爾，並且窺望行人的臉，他便想，許多年紀較大的人，都是不愉快的粗俗。他記起來，實在沒有一個人，他真願意而且愉快的和他交換復活祭日的接吻的。只有這許多粗俗的嘴唇，和有刺的鬍鬚，含着酒氣的，可以行這第一日的接吻罷。

和小孩接吻倒是較為愉快的事。小孩的臉在薩克所羅夫的眼中，覺得可愛了。

他走了多時，疲倦了，進到一個禮拜堂的圍牆裏，正離開這喧鬧的街坊。一個臉色蒼白的小孩，坐在櫓上，很恐怖的仰看了薩克所羅夫；他又出神的向前望。他的藍色的眼睛，溫和而且悲苦，正像泰瑪爾的。他很小，至於他的兩腳，翹出在他的

坐位的前邊。

薩克所羅夫傍他坐了，看着他，一半可憐，一半驚異。從這幼小的人，有此事件，很愉快的擾動他的記憶，同時又刺激他。在外貌上，他是一個極平常的頑童；他穿着襤褸的衣裳，一頂白色毛製的扁帽，戴在他淡色的髮上，一雙汗穢的靴子，已經是穿不得的了。

他坐在橈上許多時，隨後他忽然起身，哭了一聲。他跑出大門，到了街上，立住腳，很快的轉向別一面，便又立住了。這是顯然他不知道須從那一條路去。他靜靜的哭，沒有什麼動作，大的眼淚流下他的兩頰來。衆人聚起來了。一個警察也到了。他們於是問他的住處。

「住在這格留科夫家。」他發出小孩的、不明瞭的聲音說！  
這警察問他說：「住在什麼街裏呢？」

這小孩並不懂，只是重復說：「住在格留科夫家。」

這年青而且和善的警察，想了一會，決定在四近是並沒有這樣的人家。

「你和誰同住呢？」一個粗齒的工人問他說，「和你的父親麼？」

「我沒有父親。」這小孩擡起他滿了眼淚的眼睛，遍看了繞着他周圍的臉。一面回答說。

「原來不會有父親，那就是了，」這工人很莊重的說，而且搖着他的頭。「然則你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呢？」

「我有一個母親，」這小孩答。

「伊的名字是什麼？」

「媽媽，」小孩說，過了片時。他記得了，又說道，「黑的媽媽。」衆人裏面有笑的。

這粗鄙的工人沉吟道：「黑麼？我詫異這豈是家族的姓呢？」

「當初是一個白的媽媽，可是現在是一個黑媽媽了。」小孩說。

「從這裏是得不着頭緒的。」這警察決然的說。「我帶他到署裏去。由他們用電話去問就是了。」

他便走到門口，按了門鈴。但門丁早看見了這警察，便手裏捏着掃帚到門口來。這警察便叫他帶小孩到署裏去。但這小孩忽然自己想到，並且叫道：「不要緊，放了我，我自己尋路去。」

他也許因為怕這門丁的掃帚，或者他實在是記起來了：他終於飛快的跑去，薩克所羅夫幾乎望不見他了。但小孩不久便走得慢了。他轉了街上的幾個灣，又從這邊街上跑到那邊的尋，却尋不見他的家。薩克所羅夫悄悄的跟着他。但他是慣和兒童講話的人。

後來這小孩困倦了。他站在一支燈柱的前面，又靠在柱上了。眼淚在他的兩眼裏發亮。

薩克所羅夫便說：「我的親愛的小孩，你還沒有尋到麼？」

這小孩將悲苦柔和的眼睛看他，薩克所羅夫猛然覺到爲什麼使他起了這樣的決心跟着這小孩的緣故了。確有緣故在這臉上，因爲這小遊人的臉上和眼光裏，有些地方，是使這小孩非常之像那泰瑪爾的。

薩克所羅夫發出柔嫩而且帶着激動的聲音問他說：「我的親愛的小孩，你的名字是什麼呢？」

「萊沙」這小孩說。

「告訴我，親愛的孩子，你和你的母親同住的麼？」

「我是和媽媽同住。現在只是一個黑媽媽了——從前是一個白媽媽的。」

薩克所羅夫心裏想：這所謂黑媽媽，大約是指一個道姑了。

他問道：「你怎樣迷路的呢？」

「我和媽媽同走，並且我們走了又走。伊叫我坐下等伊，於是隨後伊自己去了。於是我慌起來了。」

「你的母親是誰呢？」

「我的媽媽麼？伊是這樣黑而且這樣發怒的。」

「伊做什麼事呢？」

這小孩一思索。

他說道：「伊喝咖啡。」

「伊另外還做些什麼呢？」

萊沙少停，答道：「伊和同寓的人吵鬧。」

「那麼你的白母親在那裏呢？」

「伊擡去了。伊是放在棺材裏擡去了。並且連爸爸也擡去了。」

這小孩指着遠處，而且哭了。

薩克所羅夫心裏想：「這小孩究竟怎麼辦呢？」

忽而這小孩又跑了。他轉過幾個灣，去得慢了。薩克所羅夫又追着他。這小孩的臉上，現出了歡喜和恐懼的奇異的混合的神情。

他指着一所高大的、五層樓的異樣的屋宇，對薩克所羅夫說道：「這裏是格留科夫家了。」

這時候，格留科夫屋的大門口，現出一個黑髮黑眼睛的女人來，穿着黑色的衣服，伊的頭上，包一塊黑地白點的手巾。小孩怕得倒退了。

「媽媽，」他低低的叫。



他的後母很驚異的看他。

「你怎的走到這裏來的，你這小畜生！」伊叫喊說。「我叫你坐在櫈上，我不這樣說麼？」

伊似乎正要打他，這時候，伊看見彷彿紳士模樣的人，外觀很莊重而且威嚴的，正在那裏向他們看，伊的說話便和軟了。

「我不能離開你半點鐘，不遇見你不跑遠的麼？我已經是跑斷了我的脚去搜尋你，你這小畜生！」

伊將這孩子的小手捉在伊碩大的手中，拉進門去了。薩克所羅夫記下門牌的號數和街的名目來，也回到他的家裏去。

#### 四

薩克所羅夫本歡喜聽佛陀泰的意見的。他一回家，便將這孩子萊沙的事，告

訴了他。

佛陀泰很確定的說：「伊是故意做的，你試想伊將這小孩送得這樣遠，伊是怎樣的一個壞東西！」

薩克所羅夫問道，「伊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是極簡單的。對於這樣一個蠢婦人，你還希望伊什麼事！伊以爲這樣，那小孩便可以在什麼地方失去，並且有人可以將他拾去的。究竟，伊是一個後母，一個無家的孩子在伊這裏算什麼呢？」

薩克所羅夫不很深信他說：「但警察會將伊尋着的。」

「他們許會這樣罷；但你不能明知道，伊也許要離開都會了；倘你能，隨後你試去尋伊去。」

薩克所羅夫微微的笑了。

他這樣想：「真的，我的拂陀泰可以做地方的檢事了。」

那晚，他坐在燈前讀書，打了一個瞌睡。泰瑪爾來到他面前——這溫和，雪白的泰瑪爾——而且傍他坐下了。伊的臉是很像萊沙的臉。伊固定的長久的看他，并且有所等待。看了伊光明智慧的雙眼，而不知道伊所要的是什麼，這使薩克所羅夫很苦痛。他極快的起身，走近圈椅，他想，他見泰瑪爾是坐在那裏的。他到伊的前面立住了，很激動的高聲的問道：「你要什麼告訴我罷？」

但伊不復在那裏了。

薩克所羅夫很悲苦的思想：「這不過是一場夢罷。」

## 五

第二日，他離開學校展覽會的時候，薩克所羅夫遇見戈羅迭綏夫。他便將萊沙的事，告訴了這姑娘。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很沉靜的說道：「可憐的小孩子。他的後母是要拋掉他了。」

「這也尚須明證哩。」薩克所羅夫說。

他很覺得煩惱這些人，如佛陀泰以及凡勒利亞，這樣一個偶然的事，便有這樣悲劇的看法。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誠懇的說道：「那是極明白的。他既沒有父親，只有一個後母，他的在伊這裏，是成了一個重累了。這將來沒有好的——這小孩要得一個可悲的結局呢。」

「你見事太陰鬱了。」薩克所羅夫微笑着說。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勸他說：「你可以領了他去。」

薩克所羅夫很驚訝的問道：「我麼？」

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固執的說：「你只有一人過活，身邊沒有一個人。這正是在復活祭時，做一件善行的機會！至少，你也可以得到一個在復活祭日交換接吻的人了。」

「我請你告訴我，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我對於這小孩應該怎麼辦呢？」

「你可聘一位女教師。命運自能使這孩子到你這裏來的。」

薩克所羅夫帶着驚愕無主意的柔和的神情看着這女子的紅而生動的臉。那晚，泰瑪爾又到他面前來，這時他似乎已經知道伊的心意了，似乎在屋裏的寂寞中間，聽到伊平靜的言語說：「照伊告訴你的做罷。」

薩克所羅夫欣然的起身，將兩手摩着他朦朧的眼。他看見一枝白丁香花放在桌上，覺得驚奇。這花怎麼會來呢？莫非是泰瑪爾放在這裏，以表伊的願望的一種記號的麼？

而且他猛然想起，倘使他娶了戈羅迭綏夫姑娘，又領萊沙到家裏來，他便實行了泰瑪爾的意志了。他欣欣然的嗅那丁香花的香氣。他忽而記得，這丁香花是當日他自己買來的。

他於是和自己討論道：「這丁香花和我自己買來沒有大關係！這件事的實在的旨趣，只有我一個買他的衝動；並且後來連我也忘了我曾經買他來了。」

六

第二日早上，他去領萊沙。這小孩在門口遇見他，指示了他的住處。萊沙的黑母親正在喝咖啡，並且和一個紅鼻子的同寓的人爭鬧。薩克所羅夫從伊這裏聽到了些萊沙的事。

這小孩失了他母親的時候，他是三歲。他的父親便娶了這黑女子，而一年之內，他自己死掉了。這黑女人，名叫伊里那伊凡諾夫那，有一個親生的兒子，現在已

經一歲了。伊將要再嫁了。婚禮便在這幾日裏舉行，並且婚禮之後，伊便要和伊的丈夫到鄉裏去。萊沙在伊這裏是一個客，伊也不如沒有他的了。

薩克所羅夫便提議說：「他給我領去罷。」

伊里那伊凡諾夫那帶着隱藏不過的而且惡意的高興說：「很願意。」

伊略停，又說道：「只是你須償還了他的衣服費。」

從此萊沙便在薩克所羅夫家裏了。這戈羅迭綏夫姑娘相幫尋了一個女教師，又幫助一切萊沙的生活上的種種事，因此伊可以到薩克所羅夫的住屋裏來。當伊忙碌着各種事情的時候，在薩克所羅夫的眼中，不同從前的表現了。彷彿到伊的靈魂的門戶，已自對他展開。伊的眼顯得光明而且溫和，伊又已經充滿了正像泰瑪爾的平靜的態度了。

## 七



萊沙講些關於白媽媽的故事，這便使佛陀泰和他的妻子都愛他。復活祭的前晚間，他們使他在牀上睡下了。他們掛一個糖衣雞子在他頭上面。

克里司諦那說道：「這是從白媽媽那裏來的，小寶貝，你不可動他，至少不等到復活節不可去動他，這時候，你會聽得撞鐘的。」

萊沙很順從的睡下了。他久久看着這喜歡的雞子，後來便熟睡了。

薩克所羅夫獨坐在別一間房子裏。快到半夜的時候，一個難於打熬的瞌睡，又來合上了他的眼睛，他也很歡喜，因為他便可以看見泰瑪爾了。

伊終於到來，全是白的，很愉快的，遠遠的帶着快樂的信息來。伊很溫和的微笑，隨後俯在他上面，而且——這一件說不出的幸福！——薩克所羅夫的嘴唇，覺得一個柔嫩的接觸。

一個可愛的聲音，很柔軟的說道：「Christos Voskress」(基督已經起來)

了。」

薩克所羅夫，沒有張開他的眼睛，伸出他兩臂，去抱住一個細小而且柔軟的身體。這正是萊沙，他爬在他的膝上，給他復活祭日的接吻了。

禮拜堂的鐘聲喚醒了這小孩。他便拿了這白雞子，跑到薩克所羅夫這裏來。薩克所羅夫張開他的眼睛。萊沙笑着，給他看了這雞子。

他細聲的說道：「這是白媽媽送來的，並且我願意將他給了你，你可以送給姑母凡勒利亞去。」

薩克所羅夫說道：「最好，我的親愛的孩子，我當照你所說的做。」

他將萊沙放在牀上睡了，於是帶了萊沙的白雞子，來到凡勒利亞密哈羅夫那這裏，這白雞子是從白媽媽那裏得來的禮物，但這時候，在他心裏，恰如真從泰瑪爾那裏得來的禮物似的。